

中庸述

下之冊

香分書冊

和書門類	193
二四八四號	
六五函	
一四架	
三冊	

和書類	二四八四號
三冊	一四架
六五函	九函
二四八四號	一四架
和書類	九函

經說

0001165

內閣文庫	
番號	和 24484
冊數	3 (3)
函號	191 165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或生而知之陸及其成功一也生知聖人之知是也
學知不如生知必學然後知者是也困知或材質不
如常人或時世暴亂其學不能如意困苦然後學焉
以知是也之者即所以行之者一也之之指達道達
德也達道達德者中之分名猶禮樂賞罰道之分名
也故之即指中也安行者平常而不變易也君子無
入而不自得焉則雖處患難其心固平常不易則即
亦安行也利者元亨利貞之利易而得宜也此不如
安行故變易就宜而行也勉行其時世材質與困知

困矣生知安行是一等之人學知利行是一等之人
困知勉行是一等之人而其別知行不屬諸一人者
有生知而利行者有學知而安行者有困知而利行
者不三等而止故別之也一者不異也夫道一以貫
之所知在茲所行亦在茲何以異也哉故一云則其
不出乎中不言可知矣

子曰好學近乎知至知恥近乎勇自此至所以行之
者一也爲一大節上天下之達道至及其成功一也
自治國之綱領說之以歸諸一亦自易知易行處開

導之以歸諸一焉足見脩身治國其歸皆一也故此
書說脩身治國者自博詳入乎約也好學夫子以稱
顏子者非常人之所及也然此稱其至者若夫小好
學亦稱好學此章所指非其至者人人之所有爾力
行知恥亦然故曰近不然好學即學不厭者是知也
力行即拳拳服膺者是仁也何謂之近故知此所指
是常人之事其易知易行者自踈說入密之序也
知斯三者至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治天下國家
亦治人也而先別說治人之一條者所以明人我之

別也脩身之至治國比齊家之至治國則有異故特
審之三審之凡為天下國家至懷諸侯也經為作布帛之本故為
物之大本曰經非謂法令官司具列者也脩身在首
者以道之所立也天下之事莫先乎道身之不脩則
道何以立焉道立則百事自治矣尊賢記所謂當其
為師則不臣是也尊賢大義所在繼道而在天下之
先者也不臣之禮設焉則經立而百事自定矣尊賢
若宜在親親之後而親親反在後者身脩而先定者

德也而下文言德在尊賢條下是所以承脩身而先
言之也而此親親是為所以勸人之經者比仁者人
也親親為大之親親為尊賢之本者則有異故親親
反在後工不一故稱百工來之者懷來其分散在四
方者也蓋九經皆本也非語其末之齊整並列者也
故無刑罰征討去讒遠色是示貴德中之一端者而
非九經本條也况去讒刑罰大有間不可同其稱乎
故周官百工不可以為證也遠人如曰遠方之人聞
君行仁政願受一廛為氓者是也此非諸侯故別為

一經若夫蕃國諸侯雖絕遠已有諸侯之稱則不可與諸侯殊其經也凡九經其一經推之八經皆不相悖但其所推者不如本條之義切當也已蓋經者本也本者一也一必不岐故也
修身則道立至天下畏之九經之序自內及外自小及大自本及末是固天地生長之序也修身而脩卽是聖人之立於世也聖人之在世如堯之在上是也故天下道立道者萬物之本也故在首賢者德也德者心也心陷於邪爲惑道直然後心之正不正可得

而言也故道立之後承以尊賢不惑已不惑則以此及於外而親親故諸父昆弟不怨怨生乎惑苟心之不惑何怨之有故不惑之後承以不怨親親自父母始而其舍父母而自諸父言者此親親主及於外若夫親父母之親已在道立處故自諸父言之也親族已和故及其外而敬大臣眩者如醫書所謂頭眩之眩說文曰目無常主也此外貌之事其憂爲至小也若夫心之所憂旣已無之故至此而外貌之微憂亦無之本彌定而憂乃小也敬大臣以下至柔遠人其

序次不待解矣報下應上施也禮如殺人之中亦有禮之禮度其宜以善應之也財材通用器用也器用必須材而成故曰財用遠人未歸者故曰歸諸侯已歸者故曰畏也齊明盛服至所以懷諸侯也齊明盛服上章承鬼神言者脩身之道雖多舉其心身最肅然者則莫如承祭祀者故舉此以為其則尊其位重其祿如武王封弟叔鮮於管弟叔度於蔡二叔未必有功而封之豈非以其親故哉是比他臣則尊重之也同其好惡教

養其兄弟親戚之心使一手善也好惡一手善則自親其親矣大學曰惡人之所好好人之所惡是謂拂人之性故同其好惡於善所以養之也官盛在使解見章句忠信如主忠信之忠信謂忠信之人也蓋大德必得其祿善人而重其祿大義自然先大義之所在人心當之則自瞭然其可為則為不可為則不為何必引他之制度以證之譬如欲孝養其親者若必待他制度之證以止焉不亦愚乎時使農隙使之世王制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是也薄歛謂古什取一

也然土地各有其宜亦有古來之定制萬計什一而
 民有難色則什一亦非薄歛之意雖什一而取二三若
 民果無難色則合于薄歛之意且省月試古必有其
 制今則不可知既讀為餼儀禮聘禮記饗既亦同古
 者謂食物曰餼故禮記注訓常廩國語注訓食魯語
 注訓秣周禮廩人獻餼注則曰禾米也故凡食物皆
 可謂餼矣餼稟禾米以為稍食也稱事解舊註引周
 禮稟人職此可以推知百工矣送往迎來周禮夏官
 懷方氏掌來遠方之民致方貢致遠物而送逆達之

以節治其委積館舍飲食此以民言宜乎遠人與諸
 侯殊經其送迎之制鄭玄曰九州之外無貢法而至
 者遠民以旌節遠貢物以璽節愚謂遠方之人各有
 其君長以賞善罰惡則天子不自誅賞之唯其善則
 美之以勸之不益其祿秩表其宅里其不能則哀矜
 之以使其感發興起不罰其人刑其身此御遠人之
 道也絕世國存而嗣絕者廢國嗣存而國廢者是此
 二者正相反對毛奇齡曰武王使仲雍曾孫周章繼
 泰伯後是繼絕世也蔡叔度伏誅既廢蔡矣周公舉

胡告成王復封于蔡是蔡廢國也朝周禮宗伯春見
曰朝鄭玄曰猶朝也欲其來之早聘在大行人為問
朝之中聘必是因在中之義而名焉故曰中也朝已
在春與春對者秋也若以聘為在秋則侯服之以春
朝者以秋致聘則聘在每歲朝時之中而交道不至
踈闊豈不宜乎時指春秋二時也而聘以時者蓋周
禮所謂時聘曰問者是也彼此既同時聘字豈有異
義乎如斯則周禮時聘為小聘殷禋為大聘不亦善
乎其以小聘言者舉近略遠也周禮邦畿千里其外

方五百里謂之侯服歲一見其貢祀物或謂歲一見
在其第一年侯服朝而二三四五年皆不朝也然如
成湯克夏武王克殷而封其子弟必是在侯服決不
以甸男采衛之遠者如斯然後自不得闕孝悌親愛
之道若子弟封於侯服者六年而一見其父兄不太
踈闊乎且侯服之地與王畿接境是至近之地也居
此至近之地而五年不見父兄大背人情且其貢祀
物祀必在每歲若六年而一貢則中間五年廢祀邪
其譏鄭說者或謂重複或謂十一年衛服來朝之歲

或謂亂禮者皆錯認之言非鄭之訾也厚往者每事必當有其意而其最著顯者如九儀之命壹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皆受命後必歸其所歸則往也此下未嘗獻于上而上乃賜之則是厚也薄來者侯甸男采衛同是諸侯之國則其朝天子若宜同其數期而可然而其每歲朝者止乎侯服而甸服稍遠則恕其勞乃稍薄之使二歲而朝男三歲采四歲衛五歲者是薄之也受命者各服其厚恩則力

職不解來者得其寬柔之政而感其德則永世不叛此卽諸侯之懷也

凡爲天下國家注一也分散後忘本者道之大患也故再言爲天下國家有九經而結之以一也

凡事至則不窮事者指下言事行道而言事行道亦不一大則大而有之小則小而有之豫卽前定而亦卽道也其曰豫曰前定者就所人人易知喻之也其道難明如此而亦乃有所人人易知者夫婦之愚所與知是也踰解見疏此行之反故言前定則流行也

中庸
在身為行在心為道夜釋名久也在體中也行在身
故曰夜道在心故曰窮
在下位至不識乎身矣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
而治矣在上章者是承哀公之問故其言主人君而
其語下位者是其所波及而俾人君不遺下也此語
下位者以下位之人為政為主如伊尹太公是也故
承之以信乎朋友而順乎親以下則下位上位無其
別矣其及於人之事功上既言之達道九經是也其
順親脩身之際所道者上章三等三近是就所見示

大綱也若夫其所道其前必亦有道而推之以至其
極以明要者則未說之故於是示之其誠大學八條
目係之意而此書係之身者身者行之所在而行有
二其一為脩身其一為慎獨此猶心意之一物而別
之則生二名也誠身之身指其所獨與脩身之以大
城言者有異其大小是以大學誠意釋說慎獨者二
獨卽此身也誠身之身卽此獨之謂也故大學說慎
獨處不說脩身此書說慎獨處在隱微明大學明明
德之上明善止於至善之善明善略言明明德止於

中庸
至善也大學以明德屬內而以至善屬外以別內外
別之者使易喻也中庸以明德總於善中蓋善之與
明德別之則可別然自正言之則不異故合之則一
也中庸示大本之旨大學分入門之路各有所主是
以其分析處讓之大學而此書則略言之也故明善
漸詳言之則大學明明德止於至善是也若更言其
末之詳者則格物致知是也

誠者天之道也至擇善而固執之者也誠者意已誠
者意已誠則心正正者中也中即天道故誠者天之

道也心正者聖人聖人所為者天故孔子曰予欲無
言天何言哉其未至此地位者人之道也中並讀如
字即中庸之中也得得中也三者不勉而中語行也
不思而得語知也從容中道合知行語之也擇善而
固執之其道即下學問思辨行是也

博學之至篤行之博訓廣徧然主無方也博學之時
其道未明辨故無定其方就物之所在學之猶格物
之知未至則就凡天下之物以格之也審增韻熟究
也慎謹之在心者斯五者自外納諸內而自內出諸

外博學學在外者也審問略得而審問之也慎思已
納諸內而思也明辨別其所思也篤行著之外而行
也與大學自格物之外至知意心之內而后身脩同
矣
有弗學至雖柔必強此致學問思辨行之道也弗能
弗措者志也百之千之者行也愚明在知柔強在行
自誠明至明則誠矣誠明相對者誠屬行而明屬知
自誠明者人性善也身脩者為其本分自此本分而
至明故曰謂之性自明誠者遵先王所脩道以設之

教而得明而后誠者也故曰謂之教此比生知則在
後故在性之下誠則明矣脩身以明也明則誠矣理
明以身脩也然自誠明者是生知不勉而中不思而
得其難易非與自明誠者同也但作者本意在喻得
其一者必兩得焉弗一而止也其作文自不得不爾
惟天下至誠至可以與天地參矣至指所盡其極之
辭誠者非有優劣而加至字者指聖人之最在上世
者蓋言堯也能盡其性於天所命用之無遺也能盡
人之性明明德於天下也能盡物之性易繫辭傳曲

成萬物而不遺也贊周易註疏佐而助成而令微者
得著是也化者變易而就善也育者生長以得永終
也生長以得永終必須化故曰化育與天地參解見
章句
其次致曲 至唯天下至誠為能化其次蓋言舜也曲
者經之對故經禮曲禮相對猶網之於綱故曲經之
小節也堯以大經化天下舜則為其經之小節以化
天下禮樂賞罰是也致曲者為存堯之誠也故曲則
能有誠形者理之疑成可見者禮樂賞罰即其一也

著者出而至於外也明大學明德之明而此明言其
至於天下者也動者之善之動也變指所與前變易
也化謂其所全成也明以下與大學平天下帝典黎
民於變時雍同但文有詳略已文有詳略者其所主
有異故也此一節亦言至誠者示致曲之所成乃與
至誠一也
至誠之道 至至誠如神誠者不貳不貳者必充實以
盡其極譬如寒暑太陽自北而轉於南必弗至冬至
不止其太陽在南而天寒日短乃在夏至之時可以

知也其在寒而知暑與此相反是前知也故不貳而充實者皆可前知也其在世而人人所知者如下文所云皆誠之不可揜也禎从貞貞不易也如禾麥無水旱之變而貞其中自有不貳之道以至吉是禾麥之禎也祥从羊从羊者主無事可安羊易狎故也如農民守舊業以安處是農民之祥也他之禎祥可類推矣妖从女从夭夭少好之貌少好之女用事不滅國者希矣孽庶孽之孽孽子用事亦不亾國者希矣事雖不起於少女孽子然其禍類此者皆妖孽也龜

法今亾不傳然其大法蓋與著不相遠故周易繫辭傳亦稱著龜此書中和費隱亦卽其道故著龜之道亦無所往而不存焉對之則興亾禍福無所不知也動於四體其善者動容周旋中禮者是也其不善者執玉高卑其容俯仰之類是也其尤不善者見君子厭然揜其不善著其善是也如神謂必徵也夫誠卽神故前章說神曰誠之不可揜而此曰如神者此至誠以在人者言故以神爲譬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誠者不貳不貳則必自充

實其說如前章寒暑之理故自成也若夫物之未成也則茫茫昧昧何處有道故必物成然後道乃有之詩云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是也其有物有則之間不容髮故曰自然非可與誠之自成同也故曰而其曰道自道也者即卷首之率性之謂道也

誠者物之終始至誠之為貴物事未有無終始者而誠是物之所成故物之終始未有離誠者若不誠則渙散消釋空空寂寂何物之有君子誠之為貴不亦宜乎此一節言誠之不可離

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至時措之宜也其先己而後物者未有枉己而直人者必不得不自己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者示仁知亦即誠中之物也推仁知之所分則仁屬行而知屬心夫稱己之外則萬有皆物也是非行之所及故成物屬知仁者正理也正理之所始莫先於正行故成己屬仁性之德也者若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學習之所得亦謂之德而此德則不待學習而自然者故曰性之德也已者內也物者外也已成物成則內外一也是合外內也時即時中之

時無時而不然也此一節語誠之用廣大也
 故至誠無息至則高明息休息之息謂間斷也久者
 時之永長也微者有形狀之可見也悠無垠也遠者
 所見之遙長也博者無定而廣也厚者充實重多也
 夫高明博厚天地之德而此德生於悠久悠久生於
 微微生於久久生於不息不息生於至誠則至誠是
 生天地之祖也

博厚所以載物也至所以成物也博厚地德而載物
 高明天德而覆物本不待解說可知者而其語之者

蓋言萬物之所盡然也故推之而至其他凡載物者
 必期於博厚覆物者必期於高明成物者必期於悠
 久則百事無所謬矣而其百事之不謬乃足徵中庸
 之與物情順從也

博厚配地至無為而成凡載必待博厚覆必待高明
 成必待悠久然其小者未盡其極弗能不見而章不
 動而變無為而成必其博厚至配地高明至配天悠
 久至無疆然後得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誠
 之盡物極如此不見而章以天言不動而變以地言

無為而成是天地交泰之德三者其大如斯而聖德
 得與之齊焉至不測不貳則一也一則生分則死
 天地之道至生物不測不貳則一也一則生分則死
 萬物之所同其在人心者誠則自一不誠則自分前
 此說誠者未及通於天地萬物者故此章說其所通
 誠之與一雖異名其實是一物一物故其切亦同矣
 果知誠與物通如斯則孰有所疑於誠矣

天地之道至久也此一之生物其充實之次第也博
 之無定而廣是分散者也收斂斯分散者然後得厚
 之重實故厚次博高者非充實以厚不能故高次厚
 明必高然後明故明次高已明則無疆之理於是見
 矣故悠次明已無疆則時世之永久可期故久次悠
 今夫天至貨財殖焉斯指示其近之辭斯昭昭其所
 見微小之明即上文所謂博之一片也斯昭昭之多
 猶言多斯昭昭也多斯昭昭即上文自博至厚也多
 之與厚雖不同其一而充實則同矣夫斯微小之明
 何以致此絕大不貳故也然則存乎人之善心充之
 至絕大則與天地同其德非可疑也辰者眾星之

所相合以定之名撮增韻登聚而損取之也華嶽二
山名見四書賸言河南華河西嶽愚謂斯二山之峻
大人人所知故舉之也振與詩小雅振旅闐闐之振
同箋振止也振河海止其水不洩也寶增韻符璽也
禮聘義圭璋璧琮凡四器者唯其所寶藏藏以待川
也寶必可藏故曰寶藏與與唯與之日從新國之法
之與同猶出也與居反對勻說文掘取也龜介蟲之
元者鼃陸幾云似蜥蜴長文餘其甲如鏡貨財所以
布利通有無也古者貨貝故字从貝而貝出於水也

故不言諸地山之干而語諸水下殖不因其先者之
形質而獨稟氣以生也貝蛤之類活在水中似非他
物之所化必是稟氣以生者人之貨殖而致饒富亦
曰貨殖者蓋襲川其所不因形質

詩云維天之命維純亦不已於歎辭之最古者穆純
一不雜他事之貌已止也不顯之不謂不之反也猶
治亂俱用亂字分離俱用離字也純不雜也純亦不
已者言不已是不窮盡之義純是不駁雜之義文義
不同然純必弗純而止自至不已故其功則同也

大哉至峻極于天洋洋與詩之河水洋洋同大水流
 行貌此不舍晝夜而逝即不已也故用之其取洪大
 之意者其所未也發育萬物峻極于天此聖人之御
 世而其功至斯者是人人之所知也故舉之以示不
 已所及之限量也贊其高大所未也禮儀三百威儀
 三千倣此至至道不疑焉優無限之意幅員之無限
 優優大哉至至道不疑焉優無限之意幅員之無限
 曰優時世之無限曰悠儀準也禮儀者朝廷家國之
 所準則也威儀者一身容貌之所準則也三千三百

右之成言舉其大數者至德即純德至道所以成斯
 大勿之道也至敦厚以崇禮尊德性論語所謂崇
 敬君子尊德性至敦厚以崇禮尊德性論語所謂崇
 德孟子所謂有貴於己者亦即此德性也道者所由
 行之名道問學以問學為所由行之道以尊德性也
 自此以下四條凡事皆德性問學中之事故此語冠
 之致廣大而盡精微以知言行無精微故也極高明
 而道中庸以行言庸必在行而明則言知亦言行故
 也此中庸獨主不過之行非前章子言不可能也者

此可以見中庸之非一矣小人之中庸亦奚疑溫解見疏溫故知新亦以知言敦厚以崇禮是交道亦以行言也論語躬自厚大學孟子所謂所厚薄皆交道也溫柔敦厚豈獨處之謂也哉蓋禮備於與人交處而交有二道禮與親是也故論語恭近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禮親難兼故也而其敦厚以崇禮所以為君子也

是故居上不驕至其此之謂與與如與於仁之與謂

感發也君子邦有道危言其當言者無所不言而其

言皆使人感發善心也默已不言也容人容己也蓋

多言者人之所難容故默而其默足以容身免害也

明以行言不驕不倍即是也哲古之智字書臯陶謨

知人則哲及能哲而惠史記作知人則智及能知能

惠言之善者智者之業默容身者智者之態故哲字

應與容也

子曰愚而好自用至裁及其身者也古之道宜從用

而不用乃好自用居上而驕之人多然此即愚也舍

己而從人聖德而為天子者猶然况常人之賤者乎

為下而倍之人必然反者背也古之道者所宜法以
行者也凡古人之言行作為即後人之所道也其前
人之作為而害世傷人者雖稱道必別有所冠之語
其稱古而後單稱道者皆人之所法也凡就對偶者
先別其法之所在人與己對則以人為法舜舍己從
人為是也古與今對則以古為法此不待言也是以
及古之道者裁及其身此即不明哲而不能保身也
非天子不議禮至行同倫議从言義言義之所在也
義之所在宜決者故非徒論辨而止也制示物之所

適以守之使不逸出也度為物之品節如度之尺寸
有極也考如考仲子之宮之考新造也車同軌承制
度書同文承考文行同倫承議禮此古之王者聖德
之所制不可反背者也反之則裁其身故孔子則不
反也夫周禮之制在周公古今師儒之定論也所謂
同軌同文同倫即周公所制也而曰非天子不議不
制不考則周公踐天子位不亦明明乎
雖有其位至不敢作禮樂焉此解周公所以作禮樂
與仲尼所以不作禮樂之故也由此觀之德之有無

不因禮樂之制作明矣學人誤認戴記諸篇贊周公之語謂周公所以聖在制禮樂者不知人之甚矣子曰吾說夏禮注吾從周杞不足徵而說夏禮者證之於他國之文獻也說殷禮其曰有宋存焉者其世與周近而有不亾者也然論語亦曰不足徵也則亦非全存者而孔子說之者亦兼證之他國之文獻也吾從周言夏殷之禮雖非不知然不取之而從周也按周公制禮監於二代其所損益可知也未嘗以勿用夏殷之禮令于天下也夫所謂祀先世以天子之

禮者夏殷天子之禮也若非夏殷之禮則何所證而為天子之禮已用之而使人弗用不可得也故古禮之存而其義之全者蓋人皆得用之也春秋之時不行殷禮者為是也而孔子則從周注王天下注其寡過矣乎三重鄭注謂二王之禮者為當承前說三代之禮而曰三重非禮而何是作者稱孔子學得三代之禮而有諸其身也如此之人而令王天下必寡過矣是作者懸斷之辭故曰乎陸氏釋文舊本有訓德位時作三重者是誤也此書引德韜

如毛贊之豈貴其重乎時之不可以輕重言亦固不待言也位雖可以輕重言然據尊位以期無過則與百姓有過在予三人相悖也禮則以重稱如禮有五經莫重於祭是也且德位時備者謂先王之治天下乎是無過也何寡過云乎哉

上焉者雖善無徵民弗從此書說堯舜以下之道故上焉者謂堯舜以上之人也堯舜至誠之人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而此曰無徵故此所指非至誠之人徒善而已下焉者程子以五霸當之者是也

此書所說自堯舜至文武而五霸在其下故曰下焉者不尊謂不王也此二者人所不信民所不從故不取之而取堯舜文武之道

故君子之道至而不惑三王後之君子有斯道者非仲尼而誰故君子謂孔子也本徵考建質俟蓋有所熟察然後言者決非假設之言也可以見其在夫子矣本諸身論孟所載夫子之躬行是也徵諸庶民夫子相魯而魯人治是也考諸三王而不繆孔子之道即先王之道則固當然然考必有其本然後監諸他

之辭所謂本卽堯舜中道而監定諸其後之三王故
曰考建諸天地而不悖者自堯舜在位至今數千年
未嘗見其道之與人悖是其徵也質諸鬼神而無疑
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以心語也心者要而精微故
前四事不重說而此二事獨重說之
質諸鬼神 至知人也知者人心之所屬於物也本徵
考建以事言者故更精之至於心以釋無疑之義也
惑者心之有所分也其以心釋前義與知天同矣鬼
神非一然其至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不可得而識

對之則己之舊惡不可揜蔽則皆同矣故心懷不正
者身帶舊惡者質於鬼神則必不能無疑惑畏縮也
而有君子之道者乃無疑者心知天道之在正而所
行皆出於正也本徵考建皆用其極者心知天道之
在正故也苟非知天者其不疑奚以如此聖人既是
正之本體則雖百世之後而與登與此異哉故俟之
而不惑者是知人也人者賢愚之統名也舉統名者
必在其極處猶德有暴德惡德而單稱德者在其極
處也

是故君子至蚤有譽於天下者也動者行之微行者
動之顯道形而上者法形而下者法从水去水去則
形見焉水積則形質奚所見矣故道之發中節其形
顯然可見者曰法自其同焉而不可易而言則曰則
望所視在遠也遠者而不舍乃望之者是慕其物也
故望謂欽慕也夫君子望之儼然儼是正理之所發
故自可欽慕也近之而不厭者溫良故也斯二者在
論語明明為仲尼之行故前君子據仲尼以言與後
君子異惡有所指斥而欲舍棄之也射與數同無所

可好樂而欲離去之也夙夜猶晝夜言無間斷也蓋
永終指其所在末之全而夙夜則語其所在中間之
日日也永終與天祿永終之永終同蚤有譽陳櫟曰
由其始而言蚤有譽尚易永終譽尤難愚謂舉所易
而猶曰未有者所以示永終譽之尤難也
仲尼祖述堯舜至下襲水土以夫子與堯舜文武並
稱故書字世以承前意則堯上二君子是仲尼也祖
者子孫之所本述必有本而後再述堯舜道之本孔
子述之而不作故曰祖述憲與顯同詩顯顯令德此

書引之作憲憲命德章是文章之章分別而明也顯
與章連其義宜相類故顯明之義爲當孔子序詩書
傳周易正禮樂及論語諸書所稱贊文武者是也文
武雖有聖德若無仲尼之稱揚顯章之則奚以流傳
後世如此哉律理物也荀子禮論篇不沐則濡櫛三
律而止註律理髮也律天時仲尼之考正天支時日
以明之也襲與習通習熟知也襲水土仲尼之熟知
江海川澤土地山陵之高下美惡也祖述顯章律襲
言仲尼於天地人之三無不通曉發明也

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至如日月之代明持謂載之
小載謂持之大皆舉物於中也覆謂幬之大幬謂覆
之小皆自上蓋下也錯交錯之錯春秋二節寒暑相
交無過不及已而漸偏長爲全暑全寒是謂錯行代
謂日明則月闇月明則日闇也此孔子之德自外望
之可以知者其與天地相似如此
萬物並育至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蛇龍在沮犬豕
在里則物並育而不相害也國有道則君子得其位
又得其祿而忠孝可兩全若不能忠孝兩全則非不

相悖也小德德之小者川流如川之流雖小無不達也小德川流在天地則草木魚鼈咸若是也在人則如孔子爲委吏料量乎是也大德在天地則生育萬物是也易天地之大德曰生可以見矣在人則過化存神是也此謂孔子之德及於物者孔子雖不宰天下然其治魯而治及教育弟子其迹可見矣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者言孔子如此之大德與天地之所以爲大同矣而原天地之所以爲大則亦不在他而在茲

唯天下至聖足以有別也至聖孔子也以別至誠之語堯者非有其優劣也聰在耳之德明在目之德睿心之所思所以爲聖也知心之所屬於物也雖有聰明若無睿知之爲之地則未能保其無過失必睿知然後其聰明乃爲聖德故語聰明則多與睿知並稱寬在上之德裕安靜也寬裕謂其容貌溫柔謂其顏色發動作之義謂動容周旋之捷敏也強謂剛毅之發於容貌也剛不屈撓也毅左傳致果爲毅寬柔者不能強剛強剛者必不能寬柔其寬柔而強剛者

是所以為聖德也齊蓋收全以令不放散之義故禮
祭統用以解齋字莊矜嚴也齊莊者或易過嚴格而
其能中正者所以為聖德也文理解見章句密稠也
疎之對也察明也文理難密察而其能密察者所以
為聖人之文也
溥博淵泉至民莫不說溥高而不見其際也博廣而
無垠也淵深而不知其底也泉出而不盡也如天之
天獨取其所溥博不可與稱其德者混也見而民莫
不敬者遠之則有望故也言而民莫不信行而莫不

悅者言行皆出於所為天下之法則故也
是以聲名至故曰配天聲名之遠聞也溢餘而四散
也施施于中谷之施毛傳移也蠻玉篇南夷名貊與
貉同說文北方豸種此以南北包東西也舟車所至
以下六句一意而變文重說者其鄭重如此者欲聞
者之審熟也
唯天下至誠至夫焉有所倚至誠蓋言堯也經綸以
治絲為喻經者理以合之也綸與易傳彌綸之綸同
立次序以使不散亂之義理以合之立次序使不亂

絲必如斯然後成焉是其合數十緒然後成焉者豈
非合天下之分散者而歸之中之一之意哉大經卽
大本大本卽中以其在天下謂之大經以其在聖人
之身謂之大本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隨其次
序說其成切之迹立大本知化育約諸聖人之一身
說蓋此章以下至終篇期諸一聖之身言故也夫焉
有所倚言在其正中無毫釐之不中也此章以下至
篇末一意說至誠而曰不賞不怒夫不賞不怒治天
下者唯於堯見之故知至誠之所期在堯也堯之事

者中而已矣中卽大本故堯獨經綸大經而其小經
則衆賢才自爲之也爲大本而其小節則衆賢才自
爲之也爲知化育而其所作成則衆賢才自爲之也
中庸示大本之書非該小節而說也故獨說知而不
說所作成非可疑也

肫肫其仁毛浩浩其天肫廣韻膳之全者然則肫肫
全備無缺貌其取易喻以用之與脩身之脩用脩同
矣若夫懇誠則仁之一端而非仁之全體也與下淵
淵浩浩以深高之極處稱不相應淵與天比仁之深

高也天與淵對而淵是形容之辭非謂聖人之實
故知天亦譬喻而非天德之天也淵卽淵泉之淵浩
浩猶溥博也其意長矣以淵之與天
苟不至孰能知之若夫更端以提撕之辭端更則善
者加誠敬惡者與前變故有訓誠而可者有訓若而
可者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孔子也至誠條下不用聖
睿字其所著聖睿字在前文在仲尼之下故知在此
亦其然論語孔子稱堯曰惟天爲大唯堯則之與此
章同以天爲比是聰明睿知達天德者之知堯也

詩曰衣錦尚絅至可與入德矣絅蓋織尚麻以爲布
者其生殖在地是草故从艸織而爲布則必先爲絲
然後作布故草變从糸此蓋布之尤疎卑者故加錦
上以此也字書無尚而有尚注曰本草綱目作尚俗
作蹟尚蓋非古字也的如射的之的雖有形質之可
指然卒受傷殘也其形質之所可指與闇然相對
章如率由舊章可從行而不可改者也此與日日而
亾失相反對小入之道的然者見君子厭然揜其不
善而著其善之類是也不見君子輒復其不善非可

繼焉是日也溫如春日之溫及湯之溫恰恰與
人身適不知冷熱也聞淡簡溫未發也章不厭文理
已發也此取諸聖身以言者遠之近風之自此取諸
天地以言者遠風已發近自未發若無近則如之何
其有遠若無自則如之何其有風若無微之未發如
之何其有顯之已發此一段就人身天地以列顯微
而喻未發也然君子小人對舉者猶未至中之精處
蓋中之精處非可遽爾而語也故一步進一步然後
至無聲無臭

詩云潛雖伏矣至人之所不見乎夜解見前內省不
夜孔門之常言故在論語孔子亦嘗言之心之所之
為志夜惡有緩急之別夜平生之心而為緩惡一時
之所發而為急言心之所為憂者緩急俱無之也人
之所不見即獨也此一段獨說所以明而不說述比
前段則更為精
詩云相在爾室至不言而信相如為韓娣相攸莫如
韓樂之相度也爾汝也在爾室言不在他人之室而
在其人之室也否則不與獨切矣屋漏舊解曰室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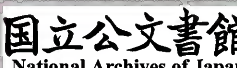
北隅曾子問謂之當室之白蓋其屋上有通明處故名屋漏屋上則雖有隙入跡所不到此地而不恥則慎獨之極處不可復加者是以自此以下言其所及於外者敬信君子見於所與人交之德他人之見此君子者不待其動而知其敬不待其言而知其信猶有禱於神者不知神之所爲而先知其不我欺也詩曰奏假無言至民威於鈇鉞奏詩作駸古字通用多者之進也鈇鉞解見章句詩序曰烈祖祀中宗也祭必有衆人至故曰奏假衆人至則若宜有言而無

言所以爲靜也靜卽是未發人之相會而無言或有不和而然者而此無言則否矣以平時靡爭心也靡爭卽怒之未發人樂必發於聲音聲音卽言也故無言卽喜樂之未發也不賞不怒卽不用賞罰而治天下者堯是也明明實事非語空理也不曰罰而曰怒者與喜怒哀樂之未發相應以其本言也下曰怒則上宜曰喜而曰賞者此平段語民之所應而喜樂之發弗若怒之一發輒人皆可知而僅在其近傍者可伺知則非可勸國人勸國人必待賞故也怒則一發

而人皆可知如天怒一怒可以見故曰怒前段說所
 及人者故此段說所及民者中庸詩曰不顯惟德至天上平不顯即微也主章曰微之
 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則舉微則顯自包在其中故
 曰不顯其不曰微而曰不顯者衣錦尚絅以下節節
 相承以省外歸諸中而顯是外之甚者若膠於外
 忘中則大悖本旨故曰不顯是兼有所警戒也不顯
 即微則是中也宜乎百辟稱之百辟諸侯也前段言
 所及民者故此一段更大之言諸侯之所應至此而

天功蓋矣

詩云予懷明德至無聲無臭至矣明德解見大學述
 聲色有小大其大者禮樂文章是也此非不可以化
 民然今將說本也未非其所取故曰未也不以取之
 韜毛詩鄭箋云輕也上已引詩亦引此詩者聲色無
 形獨言之而止則嫌於有形處猶有關係故再引詩
 以言有形者言之而又舍之乃及上天之載而又曰
 無臭者臭比聲色形則更微而上文未之言故又舉
 之也舉而舍之以至其至處則中之全體凝然存於



言外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者以人言也人有言
 而天無言故彼言中而此不言中也未言言效又舉
 中庸述終言言文而又舍文以終上文之游論又曰
 此雖言文而此則無氣在故其言亦謂治其言信
 言乎其言門人雖其楠就其信亦謂同校其言也誠
 以誠今張鑑志此宋永田祭其言曰本意不以氣文
 誠言亦小大其大者端山則之夫誠其非不可以外
 指元子勉其誠也誠乎匡敕至矣則誠其且大學並
 天行健者誠也

